

皮带蘸着臭水喝游客苦撑两昼夜 新乡一游客嵩山坠崖，3名中学生迷路 登封警方连接两次警情，百余名警力搜救12小时。

在登封失足落崖被困两天两夜，身体不能动弹的新乡一游客，用皮带蘸着坑里的臭水喝，硬是熬过两天两夜。

昨（12）日，登封警方组织百余人营救12小时，将他和另外3名在少室山迷路的高中生救出大山。

连接两起警情3学生迷路1游客坠崖

接到第一个求助电话是在11月11日晚7点51分，一自称叫张伟的中学生哭着报警称，他和俩同学在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里面的大仙峡丛林中迷路，“又冷又饿”，非常害怕。

曾多次组织在山上救人的少林派出所所长武志荣闻讯，便带领民警和联防队员赶往事发地点。

半小时后，武志荣手机又响了。110指挥中心说，一位叫李德清的农民说他下午3时在少室山上采药时，发现黑龙沟下面的水坑旁躺一位男青年，脸上、身上有血，他救不了，跑了近4个小时山路回来搬救兵。

同在少室山，3名中学生迷路的方向在东边的山顶；那个男青年掉崖的方向却在西边崖底，两边相距约30公里。

11日21时，登封市公安局紧急成立营救小组。副局长王金山在少林寺塔林桥调兵，武警消防大队、林场派出所、少林寺塔沟武术学校学生等共计约百余人，分两路营救。

强光照明灯空中照

3名迷路学生接暗号

3名中学生中，只有张伟带着手机，张伟电话里说他在山上可以望见山下公路上的四盏路灯，但具体是哪个方向，他们都说不清。

路上闪烁的警灯他们看不见，鸣叫的警笛声也听不到。山上信号时有时无，很难沟通。张伟在电话里不停地重复着：“警察叔叔，快来救我们吧，我们快冻死了，还有一个受伤了。”说着说着，手机没信号了。

救人的山路崎岖狭窄，20多名营救人员身子紧贴峭壁，慢慢往前挪步。“很长的路段，我们几乎

是爬着走的。”林场派出所长郭俊朝说，出发前，营救小组准备了20盏强光照明灯、6台对讲机、8条绳索等营救工具。

电话打不通，与3名中学生联系不上了。联防队员程朝军想出一个好注意，让每个人手中的电灯都往空中照，然后大家齐喊“你们在哪儿”。

“听！有人应了！”大家屏住呼吸，侧耳细听，果然就在他们不远处的半山腰，有声音在喊：“快来救我们呀……”

就是他们！经过5个多小时的寻找，11月12日零时55分，营救人员找到了他们时，3名中学生正哆嗦着手脚，紧挨在一起蹲在地上，两人脸部被擦伤。

民警给他们包上衣服，经检查为皮外伤后，送回他们学校。

80余名营救者苦寻数小时

悬崖下找到受伤游客

据报警的李德清介绍，11日下午，他上山采药时，看到一男青年侧着身子爬在石头上，两个眼圈都是黑的，头发和脸上都有血迹。

男青年说他叫张雷，新乡人，今年23岁，是11月9日晚上在山上迷路了，因为上山太困，就下山时坐在路旁边歇息，不料竟睡着了，身子一歪摔了下来。

张雷不能动弹，吃不下馍，一个劲儿叫渴。没有手机无法报警的李德清，就劝张雷说：“孩子，你一定要坚强啊，我这就下山找人上来救你。”20多公里的山路，李德清说自己跑了快4个小时，“等我下山，天都黑了，我顾不得吃饭，赶紧报警。”

李德清说是在黑龙沟发现伤者的。黑龙沟的位置是在少室山大寨和石鹰背中间的一个大峡谷，距离山下老索道有20多公里。

80余名营救人员摸索着向黑龙沟进发。

大寨是少室山的最高峰，海拔1512米，通往这条大峡谷只有一条小山道，一面是峭壁，一面是深渊，走在松软的虚土上，必须手抓峭壁上生长的野生荆条，不然很容易脚下滑脱，一不留神就会掉下深渊。李德清说，“我在附近山下土生土长几十年，这地方以前我也只来过两次。”

几个小时过去了。大家的速度越来越慢，但没人停下步子，在相互间提醒着：“夜黑，路滑，小心点。”

“找到了！”

前面突然传来一声惊喊。走在最前面的少林派出所民警冯健武和联防队员景书臻不约而同喊出声来，随着强光灯的光束往下看，距离他们脚下约5米的崖底，一个衰弱的身体无力地蜷缩在下面。

皮带蘸着臭水喝

他苦撑两天两夜

消防队员张彤放下绳索，一端牢牢系在悬崖上面的碗口粗的栎树根部，几人顺着绳索滑到崖底，来到该青年身边。

“有水没有，我……我快渴死了。”

冯健武从裤兜里拿出一瓶矿泉水。张雷突然来了劲，仰起脸，一口气儿喝个精光。

用电灯一照，冯健武吓一大跳。原来下面还有一个悬崖，趁灯光看见下面有一只白色旅游鞋，张雷说是他的鞋，摔下时掉下去的。

接下来，张雷的简短叙述，让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气。

张雷说，从悬崖掉下后，他昏迷了。苏醒后发现自己处境非常危险，他拼命喊，但无济于事，只好蜷缩在这里等看有没有人路过。

“老天有眼啊，我身下竟有一坑水（悬崖上面冲积下来的雨水）！”他大哭起来。

口渴、饥饿和寒冷侵袭着他，可是他只看见头顶上不大的一块天空，身体一下也不能动了。他想喝水却够不着，又不敢把嘴伸在水边。他心里很清楚，一旦伸下去就很难回来，他不知道身边的水坑有多深，即使很浅，也足以使他溺死。

对生命的渴望，在那一刻激发出无穷智慧。他抽出自己皮带，把皮带拖进水坑，再从水里轻轻抽出来，把皮带噙在嘴里。一次又一次，顽强地重复着度过了两天两夜……

“我说他呕吐出来的怎么是黑水呢，原来就是这个水坑的臭水。”一位消防队员说，“如果没有这坑臭水，他可能活不到现在。”

12小时将伤者救下山

营救人员累倒一大片

时间已是12日凌晨2时50分。医护人员在对该青年的头部进行包扎后说：“时间很紧，他的身体很糟糕，必须尽快送医院。”

营救人员用绳索将张雷与担架牢牢捆扎在一起返回。返回的路比上山的路更凶险，行进中不能磕碰，更不能撞击。担架上的张雷呻吟不止，旁边的营救人员也很心急，上坡时，前面有8名人员紧拉了绳索往上拉，后面的8名人员往上推；下坡时，后面的8名人员往后拖，以减轻前面的压力，几乎把绳索勒进肉里，决不能松手、松劲，稍微一分神，后果不堪设想。

上山时带的20盏强光照明灯接二连三没电，手机失去信号，少林派出所增援人员无法联系。大家只能摸黑一脚一脚地往下挪。

出了石鹰背和大寨之间的大峡谷，营救人员已筋疲力尽，矿泉水没了，食物没了，他们面前只有一片在月光下白花花的乱石丛。80余名营救人员被分成4小组，20个人抬一副担架，每走不到10米就得停下，大口喘气，每走30米就得换班。脚下没一段平整的路，每一块石头都有可能是松动。有的石头上落满了树叶，踩在树叶上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消防队员张彤、民警冯健武、联防队员穆洪超肩扛担架艰难行进，突然脚下失控，半个身子夹在石头缝隙里。旁边的人赶紧过来招呼，也陷落进石头缝里，可担架仍被平举在头顶。他们的鞋子被尖

利的石块划破，手和脸被丛生的荆棘挂得渗出鲜血。

“出来了——”12日早晨7时20分，少室山下五龙潭出口，当几十名营救人员抬着担架出现时，山下的人们叫起来。

120急救车后门大开，担架刚被送进车厢，地上突然坐下一大片！有人还干脆躺在地上！

他们的确太累了！12个小时的山路，甭说黑夜，就是白天，一般人都难承受，何况他们还在救人？

截至发稿时，医院方正在对身体严重透支的张雷做进一步观察和治疗。